

5月15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家庭日，旨在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借此契机，我们来谈一谈……

# 什么样的家庭会影响孩子的成就动机

□ 李峥嵘

## 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我们知道，智力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学业成就，但并不是绝对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包括以前我们谈过的意志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学习者有成就动机的差异。所谓成就动机，就是通过努力克服困难达到较高成就的意愿。也就是说，学习者是否愿意通过努力去实现一个重要的目标。

其实，婴儿就有学习的好奇心和取得成就的愿望，他们学会了站立、行走、拉开一个抽屉、搭好一块积木，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但是，有的孩子要比别的孩子学习更刻苦，更努力，不成功不罢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孩子的动力不同。

是什么家庭原因影响一个孩子的成就动机呢？在心理学家 David R. Shaffer 和 Katherine Kipp 所著的《发展心理学》中提到，三个家庭原因会增强或者抑制儿童获得成就的欲望。

首先是依恋关系的质量。安全

型依恋的青少年即使智力水平并不比其他入高，但是面对新的挑战时，他们更渴望去运用自己的能力，因此父母要为他们提供安全的港湾，为他们提供爱，为他们的生活负责。这样，当孩子为在冒险、挑战不同的学习目标的时候，不会感到痛苦和焦虑不安。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环境。心理学家发现，来自刺激丰富的家庭的儿童在学校的表现相当不错，而在刺激匮乏的家庭中，大多数儿童表现得不如人意。所谓丰富的刺激，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感官刺激，而是指儿童生活的环境里有没有促进他智力发展的刺激物，比如说有没有更多的阅读物？有没有更多的新鲜的事物？有没有充分的、民主地跟孩子交流？如果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丰富的环境刺激，给他提供跟其年龄相适应的挑战，并且鼓励他们努力成功，更利于培养他们发展和解决问题的兴趣。

第三个原因是儿童养育的方式。《成就动机》一书里讲到，有三种不同的父母。一种是放任型的父母，对孩子没有太多的约束，美其名曰“佛系”；一种是专制型的父母，对孩子有很多的规则，吹毛求疵，不容置疑；第三种被称为权威

型，既有规则又有灵活性，父母态度和蔼、接纳孩子、给子女指导，控制孩子不良行为的同时也给他们发言权。这种父母可以比喻为“脚手架”，给孩子提供适当的帮助，为他们设计高标准并鼓励他们去寻求挑战，表扬他们取得的成绩。如果孩子偶尔失败了，也不会严厉地批评和惩罚。

在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忽视型，冷漠疏离，完全在孩子的生活中消失了。对于过于宽松放任的父母，孩子并不领情，他们会认为父母不建立规则是他们不在乎自己，所以大撒把的孩子反而会惹是生非，在学业上对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研究者甚至发现，忽视和放任型的父母培养的孩子撒谎的情况更常见。

管得很严的家庭中，有些孩子看起来很乖，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一旦不再被严厉控制，孩子要么走向放纵，要么失去方向。

如何成为权威型父母？有三种基本品德：第一是温情接纳，及时表扬子女的成就；第二是给孩子设立一定的标准并加以指导，对进程进行监督并确保其完成任务。第三是给孩子一定的独立和自主空间，帮助年幼的孩子尽可能独立完成任

务，给年长的孩子发言权，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如何更好地应对挑战达到目标。

制定规则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执行规则。制订前，要跟孩子解释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则，为什么要遵守，如何遵守，违反了怎么办？父母要抓大放小，一些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可以支持孩子自己做决定。

这种家庭的孩子更少撒谎，更愿意跟父母交流。

当然，养孩子不是套用公式，具体的教养方法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你与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园丁与木匠》一书认为，高手父母与普通父母的根本分野在于你是园丁还是木匠？木匠遵循一个图纸和标准去雕

琢，而园丁父母则为孩子搭建成长生态。“为人父母，本质是爱。作为父母，最重要的奖励不是孩子的成绩和奖杯，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毕业典礼和婚礼，而是与孩子一起生活所感受到的身心愉悦，以及孩子与你在一起的点滴快乐时光。爱孩子并不是给他们一个目的地，而是为他们的旅程提供养分。”

## 争吵会伤害亲子关系吗？

家庭中难免会引发争执，尤其是进入中学之后。当然，专制的家庭里是不会有争执的，因为都是父母说了算，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会跟父母关系更好，只是隐藏了问题。而争吵会伤害亲子关系吗？心理学研究的发现跟我们平常想象的大不相同。

在《教养大震撼》里引用的一个研究调查发现，对于争吵，父母和青少年的观点不一样。父母会觉得争吵很崩溃，孩子认为争吵是好事，说明互相很诚实。如果亲子关系不好懒得吵架，只是假装顺从父母的心意，实际上是我行我素。

父母认为争吵会伤害亲子关系，认为是孩子在挑战自己的权威，不被尊重，甚至在争吵之后会生闷气、耿耿于怀、恼怒不已。

孩子却认为，能够跟父母争执是认识父母的一种方式，能够听到父母的想法，不觉得会带来伤害。

心理学研究发现，适当的冲突比没有冲突或者频繁

发生冲突，更能让孩子进行心理自我调节。在一个有规则、能够民主交流的家庭里面，不攻击人品，就事论事的争吵，是一种交流方式。

吵架的频率和激烈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结束争吵。孩子要有机会说出自己的心声，在他讲道理的时候，父母也做出适当的让步。如果父母从来不让步，或者严厉斥责，或者不准理睬，可能更伤感情。

一种父母因为不忍心听孩子抱怨，不想把孩子当成坏人，想成为孩子的朋友，就对孩子让步。其实，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并不被爱和关心，因此，真正受到尊重、促进亲子关系、提高孩子学习动机的家庭应该是严格遵守规则，同时又灵活变通。比如说，你规定晚上9点睡觉，但是特殊情况时，你也可以说：“今天可以晚一点，下不为例。”这样鼓励孩子遵守规则，也可以保住父母的权威。

（作者为教育专业硕士、金牌阅读推广人）

#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艺术视角看瘟疫

□ 高梦玮

在人类发展史上，悲惨的瘟疫灾难是人类无法逃避和忽视的伤痛记忆。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通过自己的方式描绘健康与疾病，帮助我们加深对治愈和死亡的理解。

为了展示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2019年11月2日至2020年2月2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推出了展览——“健康状态：视觉之下的疾病与治愈”（图1）。该展览展出了80多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从古代到现在，包括绘画、素描、印刷品、雕塑、照片和多媒体等多种形态，共同阐明了艺术在塑造我们对疾病和治愈的感知和体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展览分为四个主题：“面对传染”“精神状态”“护理世界”和“生育叙述”。整个展览以带有挑衅性的跨文化比较视角，不仅展开了广泛探讨，还涉及到特定历史事件，如黑死病和艾滋病危机等。这些精选的艺术作品以文献、隐喻、幻想、抗议、祈祷和证言等多种形式，审视了流行病和传染病带来的社会焦虑，对精神疾病做出反应，展示了与分娩相关的希望和危险，并探讨了护理的复杂性。

在“面对传染”主题中，两个主要的关注点是黑死病和艾滋病，也涉及到梅毒、霍乱和伤寒等其他疾病。意大利艺术家卡罗·科波拉的油画作品——“1656年的瘟疫”（图2），记录了那不勒斯瘟疫爆发时的场景。荒野上堆叠着数不胜数的尸体，人们只能将尸体草草包裹拖出去掩埋，对瘟疫一无所知的婴儿还试图从死去的母亲的乳房中吮吸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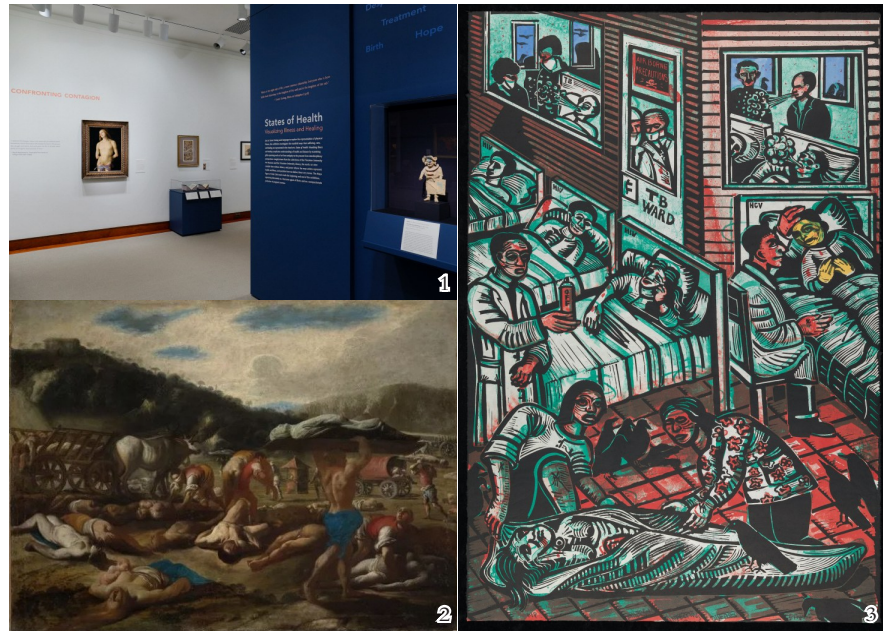


图1：“健康状态：视觉之下的疾病与治愈”展览现场。图2：意大利艺术家卡罗·科波拉的画作“1656年的瘟疫”。图3：埃里克·艾弗里的作品《新兴传染病》。

汁。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那种绝望和痛心。展览用震撼人心的作品讲述个人与疾病的故事，传达在疾病控制下的强烈情绪。

石版套麻胶版画《新兴传染病》（图3）则以极富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描绘传染病面前生死转换的悲感瞬间。患有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的病人不得不共处一室，没有任何隔离措施，丙肝病人面色发黄，似乎有什么不适。他们旁边就是被

简单包裹的尸体，亲属跪在旁边，悲伤的情绪溢于言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墙上张贴了空气传播的预防措施——戴口罩，然而在肺结核病区，病人咳嗽时口中喷出的飞沫肆无忌惮地传播，毫无任何防护措施的健康人却并不以为意。在传染病面前，生与死的距离并不遥远，这种疫病带来的痛苦和人们的轻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发人深省。

随着医学人文学科在学术领域的不

断发展，博物馆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不同学科和项目合作，传染病、文学、医学、心理学和创意写作等领域的专家也以墙上短文的形式参与进来，与展览中这80多件从古至今的艺术作品相呼应，为公众理解展览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入口。

此次展览还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共项目，来进一步探讨艺术家应对疾病以及探索护理复杂性的方式。以展览主题为依托，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实践艺术家将通过研讨会的方式讨论如何处理疾病的艺术作品；策展人维罗妮卡·怀特的讲座阐述了艺术在塑造我们对疾病与康复的认知和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普林斯顿室内音乐协会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探索音乐与医学的多方面交叉；此外还开展了艺术社区活动，纪念世界艾滋病日30周年。

艺术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是社会的反思者，他们提供了在宏大叙事中的不同见解。记住创伤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从艺术的视角看瘟疫，我们不仅感受到曾经瘟疫笼罩下的恐怖气氛中那穿越时间与空间的不寒而栗，也在这些弥漫着哀伤气息的艺术作品中直面痛苦，深刻反思，从而尽快走出灾难的阴影。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讲师）



栏目主持人：齐欣

# 一场火星版的求生真人秀

□ 陈柳焜

## 红色星球记

把握现在 想象未来

火星（拉丁语：Mars，天文符号♂），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也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为太阳系里四颗类地行星之一。西方称火星为玛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所以在英语中，火星是罗马战神的意思，通常被称为“红色星球”。

在中国，取其“炎炎如火、亮度与位置变化甚大使人迷惑”之意，命名“荧惑”。《尚书·舜典》记载：“在嗜玃玉衡以荧七政。”孔颖达疏：“七政，其政有七，于玃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谓日月五星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今日则取名“火星”。

由于火星的适宜条件（同其他行星相比，火星最像地球，而且距离相对较近），它将是人类移民的首选地点，所以我们对火星的向往以及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火星题材的电影很多，这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是科幻作家安迪·威尔的成名大作，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奠定了硬派科幻的基调，在作品中科学问题的细节处理上也是力求真实。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再次踏入自己轻车熟路的科幻疆域，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继续发挥求真务实的作风。而在本片制作过程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更是倾力相助，充当了坚实后盾。

这部电影的内容主线是载人航天宇宙飞船阿瑞斯3号成功抵达火星，谁知一场破坏力极其巨大的风暴向宇航员们袭来，阿瑞斯3号被迫中断任务，紧急返航。撤离途

中，宇航员马克·沃特尼被飞船上吹落的零件击中，由于生还希望渺茫，队员们只得匆匆返航，并向世人宣告他已牺牲的事实。出乎意料的是，马克以极低的概率活了下来。他躲进火星的航天基地疗伤。下一次火星任务要等到4年后，而基地内的补给仅够他维持31天。短暂的绝望后，马克决定利用有限的食物，在这颗空无一人的星球上种植作物，寻找一线生机。

作为一部火星版的求生真人秀，除了张弛有度的剧情和优良的CG制作，还有一些有关影片有意思的细节，更能直观地看出其制作的科学严谨程度。

1. 影片获得了NASA的全力支持。剧本有50页的内容都是有关NASA的细节，力求呈现出的宇航员形象和行动符合实情。影片总共拍摄周期大约是70天，其中拍摄NASA细节的内容花了剧组21天时间。

2. 影片中最开始的火星任务正是NASA未来打算实施的。

3. 2015年9月28日，也就是影片在美国上映的4天前，NASA宣布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证据。

4. 原著小说作者安迪·威尔是一名专业码农，他甚至编写了软件来精确计算从地球到火星的航行时间。

5.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亲自绘制了一张剧本封面草图，内容是马克·沃特尼的角色在火星上说“I am gonna science the shit out of this planet”（我一定要用科学在这个星球干出生天），这张草图在2014年12月5日随美国“猎户座”载人飞船的首次未载人试飞上太空，并围绕地球飞行两圈。

6. 剧组真的在拍摄期种了土豆，并且完全靠其自然生长，用于拍摄马克·沃特尼在火星上种植食物求生的场景。

7. 影片壮丽的火星景象，取景于约旦



著名的“玫瑰沙漠”瓦地伦，最终效果由实景拍摄加CG共同完成。此地曾是另一部火星题材电影《红色星球》的拍摄地。

8. 影片里的一个火星全景镜头中出现了奥林帕斯山，这是太阳系中目前为止被发现的最高火山。奥林帕斯山火山口深约3公里，顶峰高26公里，平均高度22公里，是地球上珠穆朗玛峰的3倍。

9. 火星表面的气压平均为600帕（0.087psi），约地球海平面气压100千帕（14.69psi）的0.6%。因为气压太低，火星上的一个“猛烈风暴”实际上相当于清风拂面。作者安迪·威尔承认这是他的小说里最大的漏洞。

10. “劳模姐”杰西卡·查斯坦在电影拍摄前访问了JPL（喷气推进实验室）和NASA，跟宇航员见面，还读完了原著小说。

在以上这些有意思的拍摄背景中，其中在火星种土豆则显然是马克生存之旅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植物学家这个以往太空科幻作品中一直被边缘化的设定也因此加

身主角。除去改造温室制冰取水这些耗费心力的工程技术，单单是种土豆这件事也绝非电影中看上去那样理所当然。

宇航员居室隔绝了外界的大气环境和辐射，提供了恒定的气压温度以及光照，马克改造的机器与温室则解决了水源问题，然而在土壤条件下仍然必需可供植物吸收的养料和矿物质。幸运的是，火星与地球的土壤在矿物成分上只是略有不同，根据好奇号探测器返回的土壤成分数据，其矿物质含量与地球火山灰样品很相似，虽然贫瘠但毕竟可用。但地球上的土壤还拥有更重要的东西——微生物，许多矿物需要细菌或真菌分解后才能作为营养植物吸收，因此马克在制作火星土豆时，除了逗大家笑以及把氮磷钾混入火星土壤之外，更重要的一步则是将含有微生物样品的地球土壤样品混入其中（这一点原作中说明更为明确），从而使火星土壤也拥有“活性”。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初夏时节，阅读季羡林先生的

《槐花》一文，我感到惊喜和温馨。

季老当年住家的西边，在春夏之交时，清香飘拂，那里盛开美丽的槐花。老人家虽然“陶醉于氤氲的香气中，但却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这种花树——惯了”。直到有一位印度朋友到访。这位远方来的朋友深深欣赏于这花树，眼睛瞪得仿佛扩张到脸庞外，一番对话之后季老陷入了沉思，也开始留意这槐花，“在它身上发现了许多新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如是追问：“难道我们就不该永远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吗？”

读到这里，我心里不免有些感怀。季老之干槐花而“变”，其实并非所视之物发生了什么变化，真正改变的是季老对事物的态度和眼光：从习以为常中发现不寻常，对生活与一切皆有憧憬、好奇和期待。这样，每一次观望都会变成欣赏，看到的将不仅有美丽的景物，亦不乏美丽的将与心境。

这么想着，不禁又忆起我与芦荟的相遇相识。

在我家阳台一角，一直摆放着几盆深绿又多刺的芦荟。对于这家中的“常客”，尽管我并不讨厌，但也真没认真瞧过它，更别说欣赏了。直至有一天，偶然在浏览中知晓芦荟的药用价值，我便怀着好奇之心，凑近它观赏。从上往下看，芦荟的一条一条“手臂”从中间向外伸展，那一条条深绿的“手臂”，围圆一般地长；中间较密，“深绿手”与“中绿手”交叠，颇有一种层次感。

眯上眼，再仔细观察每一条“手臂”，但见其上下两层表皮分别呈下凹与上凸的形状，弧线如同弓一般；“手臂”有往左摆的，也有往右摆的，颇有一种韵律美；配上那由两边一直长到“手指间”、呈三角形且略参白色的硬刺，我眼前的芦荟一瞬间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孔武有力、热情奔放的青春少年。芦荟们呢，似乎也正在用那深绿的“手臂”挽住我，向我发力，发起鼓励与挑战。

时间仿佛凝固了。注视着这棕色土地衬托的芦荟，我的心里涌现出一种对于植物从未有过的感受，刹那间周围的一切也变得棱角分明——这墙角里平时并不起眼的芦荟，竟给了我美和力量的震撼！

思绪回到《槐花》，惊喜和温馨依然。想起了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的话：“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个月，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是啊，人这一生过的，日复一日，看似没什么两样；身旁之物，我们往往也视若无睹，更难得有客观其微、察其变、感其情。但若我们能像季羡林先生那样，“永远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永远以发现美的心情看待生活，永远以好奇、期待、憧憬和喜爱看待人、事、瞬间与人生，那么，或许我们就会活在多个如季老之于槐花一般的美好“瞬间”里。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二中应元学校初一年级学生）

母亲梁淑萍：女儿从小喜欢探索和阅读，这次从季羡林先生对槐花的新认知得到启发，对家中的芦荟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有了新的感悟。平日在家中不起眼的芦荟，在她的视野里，竟然是那么的灵动、美丽！女儿能够留意并发现身边的美，用发现美的心情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甚至人生，这让她身为母亲的我颇有感触，也甚为欣慰。我想，面对成长的挑战，是一个人应该从小培养的习惯。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多彩世界